

ZHONGGUOSHIDA

中國十大
文豪全集

WENHAOQUANJI

蘇

轍



P

苏辙全集

张美霞 点校

(四)



代张公谢免陪祀表

臣某言：伏奉今月某日诏书，许臣免南郊陪位者。睿眷优隆，不遗旧物。老身衰病，辜奉明恩，未即谴诃，重加抚谕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，祇事祖宗，罄万国之欢心，洽百礼而为奉。四海来格，尚何俟于匹夫；诚意旁周，独未忘于一介。其为幸会，岂合固辞。况臣仕历三朝，班联二府，自当勉强筋骸之力，奔走笾豆之间。听工祝之告休，均在廷之率舞。而乃自陈衰瘠，苟便安闲。始贡私诚，谓严诛之莫逭；重迂细札，识圣度之兼容。虽蒲柳之质既衰，而葵藿之心未已。瞻望陨越，寝兴不遑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陈免以闻。

代张公贺南郊表

臣某言：伏见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礼毕，大赦天下者。飨帝之功，允屡于元圣；好生之德，遂洽于斯民。臣某诚欢诚抃，顿首顿首。臣闻天地万物之始，祖宗百世之元，在礼有合祭之文，于经有严配之义。旷三年而后举，竭四海以荐诚。然后情意获通，多仪克备。惠泽均于多辟，赐予逾于六师。自非圣神，莫或修举。

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锡，恭俭日跻，祇事神祇，勤恤鰥寡。故能享安宁于历岁，效职贡于多方。厘事告成，旧章不坠。臣忝事累圣，亲承盛仪。睹致诚备物之为难，知持满守成之不易。其为喜慰，实倍等伦。臣某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贺以闻。

代南京留守贺南郊表

臣某言：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礼毕，大赦天下者。亲飨天地，陟配祖宗，咸秩百神，均福四海。举此盛礼，并在一时。臣某诚欢诚抃，顿首顿首。伏惟皇帝陛下纘嗣五圣，勤劳十年。地平天成，礼备乐举。亲执圭币，三接神祇。薰秸陶匏，致精微于德产；牺牲玉帛，来职贡于多方。祝嘏告休，福祿荐至。赦宥多辟，思广好生之心；赏赉六师，共享如茨之福。罔有内外，咸尽欢欣。臣某居守别都，阻陪列位。徒与吏民之众，共被德泽之余。臣某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贺以闻。

代南京百官贺南郊表

臣某等言：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礼毕，大赦天下者。举三年之盛典，罄万国之欢心。厘事既终，鸿恩均被。臣某等诚欢诚抃，顿首顿首。伏以天地之功，施而不



报，祖宗之德，大而难名。惟有躬祀圜丘，配神作主。仰以答灵休之嘿运，俯以示圣孝之无穷。伏惟皇帝陛下道被华夷，泽浹幽显，百神受职，四海宅心。盛德元功，推而不有。报本反始，因以教人。遂缘祝嘏之余，丕冒生灵之众。幅员万里，欢喜一词。臣等分职留都，不获奔走执事。无任瞻望踊跃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贺以闻。

代南京谢颁历表

臣某言：今月某日，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，赐臣熙宁十一年新历一卷者。天方发春，朝既颁朔，岁功伊始，民事有时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，动必法天，将以正万事于岁先，大一统于宇内。而臣官治留务，职在劝农，敢不奉顺典常，助宣化育，勤率吏属，共质要成。臣无任瞻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张公谢南郊加恩表

臣某言：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礼毕，特加臣恩命者。元祀告成，鸿恩溥及。虽在退藏之品，犹加异数之荣。祇奉丝纶，实增惭惧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惟皇帝陛下竭诚致飨，受禄自天。乐与群臣，同沾大



庆。上自股肱之列，下同筮库之微。嘉其显相之勤，录其骏奔之助。霈然大赉，夫岂无名。如臣草木余生，桑榆莫景，顾田庐而愿逝，窃秩禄以常惊。多病支离，已无任于联祀；宠光沾洽，尚不间于推恩。荷德滋深，论报无所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李诚之待制遗表

臣某言：衰病既侵，大期将至。顾视日景，瞻恋圣时。忍死一言，瞑目无恨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念臣少年感慨，有志功名，晚节遭逢，屡经驱策。总戎西北，方朝廷旰食之秋；为国威怀，窃将帅分忧之日。誓将勉励，少答恩私。而施設未遑，罪戾随至。荷圣神之普照，曾窜逐之几时。安居里闾，浪迹渔钓。诚心自信，冀天日之尚回；岁月潜移，谓倚伏之可待。而命之弗予，冥不自知。俯仰之间，弥留已甚。伏惟皇帝陛下，躬尧舜之明哲，履汉唐之绪余，引领太平之功，侧身同德之士。臣虽窃见其始，而莫究其终。兴言及兹，衔痛没地。然臣闻之，惟至诚可以格物，惟至仁可以安人；刑非为治之先，兵实不祥之器。此皆陛下聪明之自得，老生平昔之常谈。将死之言，庶几于善。苟有取于万一，则虽没而犹生。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以闻。



代龚谏议谢知青州帅表

臣某言：伏奉五月某日敕告，授臣右谏议大夫、知青州军州事、兼京东东路安抚使，臣已于今月某日祇受讫者。守土无功，旷官是惧，成命既出，恳避无由。臣某诚惶诚惧，顿首顿首。伏念臣儒术空疏，吏能浅薄。早蒙选擢，屡典方州，中被宠光，荐历台省。怀朴忠而不顾，励勤拙以自将。然自违去中朝，流落外补，首尾经八年之久，左右无一人之容。自分衰朽之余，无复甄升之望。顷缘乏使，再守别京。获睹日月之光，亲闻金石之训。粗陈本末，方惭尸素之多；俯念孤平，尚有驱策之意。自违天阙，曾未期年，亟升侍从之荣，仍分旄钺之寄。鸿恩自至，莫知其由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，陶钧独运。识冯唐于郎省，但取一言；置汲黯于淮阳，未忘旧物。恩深不报，期铭骨以终身；才拙自知，誓见危而一节。衔命东往，诚心内驰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陈汝羲学士南京谢表

臣某言：伏蒙圣恩，授臣南京留守、知应天府事。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讫者。越从散地，擢领留都，仰



戴恩光，惟知惭惧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念臣早蒙器使，屡试烦难。任重多忧，积衰成病。乞身闲冷，但求安养于余生；绝意功名，不复干求于当世。岂谓圣恩未弃，见收桑榆，枯木再生，重沾雨露。自闻此命，莫知其由。洎获见于清光，复亲承于圣训。尽出陶钧之化，曾微左右之容。昔汉宣起张敞于亡徒，汉武用安国于梁狱。古或有是，今则无之。向非日月之照临，不遗隙穴之微陋，则已废之迹，谁肯复收。臣敢不勉励疲弩，宣布政令。虽天地之恩不报，而犬马之志长存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南京留守谢减降德音表

臣某言：今月十三日，进奏院递到中书札子一道，疏决见犯罪人，臣已即时施行讫者。德泽之厚，常首于京都；原宥之宽，一清于多辟。感天至速，协气可期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以本京顷自秋末，逮兹岁终，愆阳为灾，时雪不至，麦田枯槁，民气底烦。虽尝祇奉诏音，并走群望，而精神未格，应答不时。众皆嗷然，仰而有待。伏惟皇帝陛下心存万国，知其艰难，德配上天，体厥复露，推临轩决狱之意，广赦过宥罪之仁。谓三都之人，均在鞶鞶，使千里之内，同起颂声。民心既孚，天听非远。臣幸摄守留钥，



亲被鸿休，乐与都人，共陶圣化。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张刍谏议南京谢表

臣某言：伏以南阳重镇，久愧于无功；留钥乏人，复叨于宠寄。祇奉纶綍，初见吏民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惟皇帝陛下选用列辟，藩屏四方。独化陶冶之间，不为亲疏之异。乃眷别都之地，实惟创业之邦。控引大河，远通江海之利；列置诸将，并拥貔虎之师。舟车四驰，宾旋荐至。历观近世，多用重臣。顾省庸虚，岂宜忝冒。伏念臣遭逢早岁，流落中年。不意斑白之秋，置身侍从之列。秉持旄钺，镇抚方州。负乘有致寇之忧，老病非济时之器。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，被日月照临之明，孰为先容，保其弱植。臣敢不瞻望京邑，推广风教之余；勉强疲弩，少致涓埃之报。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张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

臣某言：七十致仕，国有旧章，再三上闻，情非虚饰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念臣早尘显仕，才本空疏，晚依至道，心存止足。年方未及，亟请闲官，老既当休，即求谢事。陛下矜怜耆旧，特屈典常，



许带使名，坐临仙馆。臣眷恋德泽，难于固辞，勉强衰迟，领此深眷。空糜厚禄，已复二年，仰愧朝廷，俯惭朋友。敢缘礼律之旧，力丐筋骸之余。盖陛下欲优容老成，而臣之蒙赐已久。臣将畏避满溢，而陛下之流泽愈多。诚恐一朝沟壑之虞，遂有终身负乘之耻。逮此未耄，得以自陈。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，爱人以德。君臣之际，非独以爵禄豢养为恩；进退之间，固将以名节始终为意。使臣得退伏闾里，歌咏圣时，行苇无牛羊之忧，蒲柳免风霜之患，则私心自得，国体兼存。区区惓诚，实冀得请。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以闻。

臣某言：老而求退，岂以为名，病而得闲，本其至愿。飞章自乞，诚意未孚，特蒙赐书，勉以就职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臣闻引年去位，事君之旧章；怀禄忘归，人臣之深戒。自昔不得谢者，在礼虽或许之，然皆庙堂注意之臣，疆场折冲之任。邦家倚以为重，神人赖以安。留之者既自有词，居之者诚亦无愧。是以礼存权制，人绝间言。未闻退处闲官，坐糜厚禄，窃此异数，晏然偷安。伏念臣早事三朝，晚遭兴运。首被拣拔，与闻几微。贪恋圣明，岂有穷已。徒以宠禄盈满，惧速颠隮。筋力衰罢，理难勉强。幸缘旧典，敢固自陈。伏惟皇帝陛下，量极乾坤，德隆父母。因至诚之勤请，杜无名之误恩。念臣平生粗守廉隅，耻于侥幸，使臣今日得安分限，即是恩私。区区寸诚，得请乃已。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，



谨奉表以闻。

臣某言：诚发于中，一言可信，恩加望外，再请未从。顾惟衰朽之年，久窃尊荣之寄，虽蒙异眷，敢以自安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臣闻事君之礼，少壮不敢不勉；行己之义，老病不可不归。壮而不勉，则失忠；老而不归，则忘耻。今臣心力衰退，手足支离。谢事之期，已逾三岁，祈天之请，盖又累年。况复同列之间，比多得请而去。独臣言辞浅陋，未足以回天。势力孤单，中无与为地。苟遂磐桓顾宠，俯仰怀惭，志不克伸，没有遗恨。伏惟皇帝陛下至诚乐善，多士克生。元首股肱，自足名世，奔走先后，未尝乏人。岂臣去留，足为轻重。徒以遗簪可念，遂忘朽弊之难堪；老马尚存，不知驱驰之弗逮。致之颠覆之地，恐非爱惜之宜。故宠臣以尊名，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为贵；厚臣以重禄，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为安。凡厥保全之余，斯皆圣明之赐。力陈危恳，尚冀必从。臣无任祈天俟命之至，谨奉表以闻。

代张公谢致仕表

臣某言：引年辞位，忘三请之频频；念旧推恩，兼异数之重复。不替使名之重，仍兼官职之崇。身喜归休，心惭误宠。国有成命，礼不敢辞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念臣奋自诸生，荐历显仕，出入中

外，凡经四十余年；事业空疏，未闻一二可纪。量才无用，早绝意于功名；闻道有年，久甘心于闲退。徒以夙事累圣，晚遇昌期，虽复已衰，未忍亟去。逮此筋骸之俱废，自知驱策之离堪。沥恳上闻，辍黜蒙听。皇明委照，私欲无违。复缘出震之初，与闻冯几之命。曲加恩礼，度越典常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义不忘劳，仁先贵老。待疲马以刍粟之厚，聊尽其年；均枯木以雨露之恩，岂责之报。使得优游卒岁，安乐延龄。惠泽至深，反侧为愧。虽老身已有，将遂志于山林；而物性自然，终倾心于葵藿。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代歙州贺登极表

臣某言：奉今月初六日赦书，伏承皇帝陛下天锡成命，君临万邦，神人宅心，中外相庆。臣某诚欢诚抃，顿首顿首。臣闻人伦莫先者父子，神器不二者社稷。付与一定，众庶自安。我国家接统汉唐，配德虞夏，世祚平泰，古无拟伦。先皇帝总御纲权，肇新法度，广兴百世之利，聿追三代之隆。大功甫成，明命有属。皇帝陛下仁孝天授，圣智日跻。承昭考作室之明，赖文母翼周之赐。临驭兹始，沛泽汪洋。宠及庶寮，恩宥多辟。民田蠲租税之重，边吏禁侵攘之奸。兆民允怀，四夷永赖。昔周成致刑措之盛，汉昭知时



务之宜。今古同符，治功可待。臣守土南服，亲被鸿恩，踊跃欢呼，倍越伦等。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贺以闻。

代滕达道龙图苏州谢上表二首

臣某言：近从邻郡，移领乡邦。舟楫之劳，曾无几日，里闾之旧，足慰平生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念臣家世寒微，学术疏浅。介特无援，历事三朝，缙绅愚忠，粗守一节。方先帝临御之始，实群臣综核之秋。拙直之心，偶蒙委照，几微之议，每辄与闻。知无不言，徒自竭于忠孝；直故多怨，遂寝结于憎嫌。恩遇一移，流落十载。虽欲自安于散地，然犹横被以恶名。投畀遐方，要令没齿。窃意网罗之莫脱，岂知天日之自明。吴兴之除，圣意可见。幸疑谤之已释，虽老死其何求。敢冀优恩，复迁善地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，圣德日跻，怜孤迹之多艰，伤旧物之久弃。特推鸿造，存养余龄。臣老病相仍，羈危多感。勤恤民物，敢忘委寄之深，迎劳往还，已觉筋骸之惫。葵藿之心徒切，桑榆之报何时。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臣某言：地本乡闾，人情所乐，物多鱼稻，衰病以安。祇见吏民，布宣德泽。臣某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仪正大，母德仁慈，照知四



海之艰难，洞鉴群臣之情伪。不遗疏逖，均被优恩。臣早事三朝，误知先帝，初睹变更之议，每陈安静之谋。言拙计疏，怨多援寡，始求补外，本欲安身。不图宠幸之心，未快憎嫌之素，遂因疑事，加以恶名。流落十年，必致死亡之地；窜投三郡，益加远小之乡。赖圣神之至明，察愚直之无过，独排众谤，移领吴兴。危迹再安，孤根复植。逮兹新命，不觉涕零。惟天地之鸿私，顾草木之何报。东南少事，深惭素食之恩；江海坐驰，私有自怜之意。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



栾城集卷五十

启事二十二首

贺欧阳副枢启

右某启：伏审近膺休命，遂总兵权，凡在下风，孰不自庆。以天下之辩士，而议论兵革之要；以朝廷之元老，而临御强悍之臣。士民所以欢欣，夷狄所以震惧。昔者汉之贾谊，谈论俊美，止于诸侯相，而陈平之属，实为三公；唐之韩愈，词气磊落，终于京兆尹，而裴度之伦，实在相府。夫陈平、裴度未免谓之不文，而韩愈、贾生亦常悲于不遇。盖人之于世，美恶必有所偏；而天之于人，赋予亦莫能备。伏惟枢密侍郎天才奇特，高出古人，余论温纯，和乐海内。士人之所望以开慰学者，世俗之所待以师保斯民。果承宠荣，入践钧轴，手执予夺，身为安危。施之事实，



则可以惨舒四方之人；见之笔墨，则可以照耀万世之下。夫富贵之士，所少者文字，而终莫能得；贫贱之士，所急者爵禄，而亦不可求。有能力取其一端，皆以自足于当世，而况位在枢府，才为文师，兼古人之所未全，尽天力之所难致。文人之美，未复何加！谨奉启陈贺，不宣。谨启。

北京谢韩丞相启二首

右某启：顷违轩闑，寻至北门，自领簿书，复将期月。魏都雄盛，号称河朔之上游；职官卑微，最为府中之末吏。事既甚夥，议皆得参。顾惟浅庸，何以堪处。况旱气方退，流民未还，盗贼纵横，犴狱填委。是健吏厉精竭力而不足之日，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辨之时。伏惟相公，伟量绝人，盛业盖世，乐育贤俊，误知鄙凡。窃观佐幕之司，似若无责之地。勉强以处，则事皆可兴；因循而去，则身实甚闲。敢无自强，少答知遇。

右某近准中书札子，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者。顷尘制科，已授商幕，寻辄乞告，以便养亲。贫窶无资，还复求仕。既来魏府，幸迓家庭。曾未逾时，就改此职。边鄙无事，最为闲官，俸给稍优，尤便私计。自非昭文相公，陶冶庶类，顺养众情，曲矜鄙庸，常见存念。则岂有进退之际，皆从私心，



功效未闻，旋移新局。顾恩造之甚厚，思力报以未田。区区之诚，书不能既。

贺欧阳少师致仕启

伏审累章得谢，故邑荣归，位冠东宫，宠兼旧职，高风所振，清议愈隆。伏惟致政观文少师，道德在人，学术盖世。早游侍从，蔚为议论之宗；晚入庙堂，隐然众庶之望。属三朝之终始，更万变之勤劳。临事而安，莫测驰张之用；释位既久，始知镇静之功。仰成绩之不刊，信后来之难继。荐历三镇，始终一心。知无不言，曾中外而易意；老而弥壮，信贤达之过人。众皆以力事君，公独以道自任。仕以其力者，力衰而后去，进以其道者，道高则难留。故七十致仕，在礼则然；而六一自名，此志久矣。筑室清颍，琴书足以忘忧；遗名四方，珪组盖已外物。谁欤治国，能就问以质疑；惟是门人，尚不拒其来学。辙以官守，不获躬诣门屏，谨奉启陈贺。

迎陈述古舍人启

右某启：伏审厌直玉堂，分忧辅郡，父老相庆，吏属竦观。伏惟知府舍人，道德精醇，政术高妙，东南旧治，久振于士林；台阁遗风，特高于朝右。鲁侯